

尚書協異

尚書協異

上元戴祖啟著

門人汾陽田畿校刻

序說

尚書伏生所授二十八篇謂之今文孔安國得多十六篇者謂之古文劉向以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者謂之中古文東晉梅賾所獻孔傳分二十八篇爲三十三又增多二十五篇共爲五十八篇孔穎達據以作疏者謂之正義今所行者唐正義本也伏生之經不得見者於今千餘年矣說者以漢魏晉諸經師之所注所引旣非今之所見今之所見者又諸經師之所不見羣疑塞冑衆難蠡起余以他經傳子史及諸古注家引書考

之要之伏生所授不大異于今所行五十八篇中之三十三篇也知其實不大異于今所行之三十三篇則知此經之在天地固千年如一日而未嘗有毛髮之損也祖啟竊簡唐本先爲協異以明古今文字小異而不失大同然後識經文之有所定旣乃略說其指趣命曰涉傳共若干卷非敢自名樸學庶以正諸有道云爾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

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敎矣伏生敎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按言尚書授受者但當折衷於此口授及女子傳言之說出於衛宏與史記不合不可信其二十九篇中有僞泰誓一篇馬融云泰誓後得文若淺露其辨甚明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伏生所授實止二十八篇也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列於學官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
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孔安國所得古文尚
書卽後來太史所錄及馬鄭王三家所注者至唐初猶存陸德
明孔穎達猶及見之亦止二十九篇與伏生書不大異特字跡
異耳其得多十六篇者三家皆不注其目與今百篇序皆不同
後亦無傳太原閻若璩辨之甚詳茲不復論云

漢書藝文志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
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

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

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按班氏此條頗謬史記諸侯年表魯共王以元光六年薨漢書武帝紀在元朔元年諸侯王表元朔元年安王光嗣五宗世家景十三王傳大抵皆同是武帝末本不得有共王何從壞孔子宅班氏稱司馬遷嘗從安國問乃史記竝無此說其謬一也孔子世家言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按巫蠱事起征和元年司馬遷傳雖不言其卒年史記序事至李廣利降匈奴止大約遷卒於征和初而已云安國蚤卒何從遭巫蠱事其謬二也今百篇書序殊舛陋雖班氏所見或非今本然觀史記所采諸古序與今本序亦不相遠而

固以爲孔子作其謬三也金史國語解序亦云今文尙書辭多
奇澁蓋亦當世之方音也然此第可言盤庚大誥多士多方耳
若典謨貢範諸篇旣無取乎立具亦豈襍乎方言蓋古則必與
自然之理解之近人者殆非其至者乎而固概以爲古之號令
使聽受施行者易曉其謬四也讀尙書者無爲其所惑焉

儀禮疏云鄭以今古字並校擇義勝者著於經其所不從者疊
見於注或言古文某爲某或言今文某爲某今仿其家法參取
漢司馬班許馬鄭諸家更校文字一二惟求有當於聖人之經
而已

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
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周磐傳磐學古文尚書非典謨不言將終
令其二子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古之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至於如此此二君子者吾之師也
吾子孫其識之

尚書協異卷上

尚書 論語孟子春秋傳無稱尚書者史記始言孝文帝時欲
求能治尚書者是文帝以前相傳有此名鄭康成謂孔子加
尚字或云伏生所加皆無證今不敢據

虞書 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按春秋傳所引
但云虞書夏書說文解字爲古文學亦但引虞書夏書無稱
虞夏書者是代別爲書何煩虞夏同科今槩不從說文又一
引唐書今亦不從又世所傳伏生尚書大傳亦作虞夏傳又
有唐傳按史記初不言伏生有傳此書雖見於漢書藝文志

其言荒陋決不出於伏生今不敢據他雜書倣此

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大
學引書作帝典孟子引書作堯典大學通其義孟子依其文
曰若稽古 五帝本紀帝堯紀首無此四字召誥有越若來漢
書律術志引周書武城篇有粵若來又引古文月采篇三曰
曰朏尚書正義引周書月令作三日粵朏爾雅釋詁粵于爰
曰也說文粵審慎之詞曰越粵古今字按馬鄭王三家本今
皆不存此四字又史記所無然魏少帝紀載鄭云稽古同天
賈馬王肅皆以爲順考古道孔穎達正義亦云鄭氏信緯訓

稽爲同訓古爲天是賈馬鄭王四家尚書皆與唐本同也唐初陸德明著經典釋文孔穎達等著五經正義猶親見馬鄭王三家尚書注三十三篇並與梅賾所獻五十八篇中三十三篇文同實卽伏生之二十八篇也其字句有不同者陸孔兩家皆疏別之于本文之下今更參以史記漢書所載堯典禹貢諸全篇及他經籍之所雜引字字讎校不惟孔壁之古文猶可考見卽伏壁之今文爲不亡矣願質諸心知其意者帝堯 五帝本紀作帝堯者是讀二字爲句今從之

曰放勳 孟子兩引前作放勳後作放勛本紀前作放勳後作

放勳說文解字古文作勛漢獻帝冊文亦作放勛魏明帝詔同勲勛古今字案周禮司勲故書勲作勛鄭司農云勛讀作勲賈疏云先鄭不從古書勲而從勲者勛是古字從今之勲也故是書頗仿其例不槩從古焉

欽明文思 古文尚書作欽明文塞塞卽思聲之轉不煩改字馬鄭本皆作文思

安安 漢人多作晏晏後漢書鄧后紀崇晏晏之政馮衍傳思唐虞之晏晏邴惲傳傷寒晏之化第五倫傳體晏晏之姿何敞傳履晏晏之純德又履晏晏之姿按春秋傳齊安孺子古

今人表作晏孺子晏卽安聲之轉不煩改字又塞晏出尚書
緯今凡緯書槩不錄

光被四表 爾雅釋言枕充也孫炎本枕作光疏引此漢書宣
帝紀充塞天地光被四表王莽傳橫被四表安帝詔亦作橫
被馮異傳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班固西都賦橫被六合典引
則云光被六幽光枕橫充皆同聲相轉不煩改字

格于上下 自欽明文思至此本紀皆無釋詁格至也說文引
虞書作假于上下亦云至也漢明帝詔假于上下馮異傳昭
假上下魏明帝冊文已作格于上下高堂隆傳亦作格于上

下按格字古皆作假今皆作格今周易毛詩猶作假尚書論語孟子爾雅已作格字者萃也古人字少意主乎通今人字多意主乎別錄其別而知其通可也何煩改字乎今悉仍之克明俊德 自此以下至篇末五帝本紀文略同大學引作克明峻德本紀作能明馴德徐廣云馴古訓字平當傳作克明俊德與唐本同魏陳思王傳亦作峻德按史記以能代克者卽訓其義非異文也他皆倣此釋言克能也釋詁駿大也俊峻駿馴訓音相通

平章百姓 本紀作便章百姓索隱云古文尚書作平章今文

尚書作辯章鄒誕生本同今文劉愷傳作辯章百姓班固典
引亦作辯章注引鄭注云辯別也是章懷太子所見鄭注尚
書猶作辯章也魏陳思王傳則作平章與唐本同按詩平平
左右傳云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春秋傳引作便蕃平便
辯蕃古音通

協和萬邦 本紀作合和萬國地理志作協和萬國漢人多改
邦爲國避高帝諱

黎民於變時雍 本紀無此一句漢成帝詔引作黎民於蕃時
雍變蕃音通

乃命羲和 地理志作廼命乃廼古今字

欽若昊天 本紀作敬順昊天漢明帝詔作敬若昊天釋詁欽敬也釋言若順也說文昊作界

歷象日月星辰 本紀作數法日月星辰按以數法代二字者卽訓其義亦非異文釋詁歷數也

敬授人時 本紀作民時律術志食貨志並同

宅嵎夷曰暘谷 本紀作居郁夷曰暘谷釋言宅居也索隱云

舊本作湯谷史記正義本又作陽谷夏侯氏尙書作宅嵎鐵鄭本夷亦作鐵經典釋文云史記作禺鉞索隱云鐵鉞皆音

夷說文嶋字下作嶋𨾏嶋谷嶋字下作嶋夷陽谷嶋字下又作嶋谷誤引作商書釋文又引馬云嶋海隅也夷萊夷也又馬云嶋谷海嶋夷之地名皆與唐本同按嶋夷卽禹貢青州之嶋夷也本自明白正大漢人傳經不同者或字形相近或字音相借或字義相通或所見有別本或轉寫漸訛推之皆可言其故然須識經文本字證據明確羣言淆亂今並不從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本紀作敬道日出便程東作釋詁寅敬也周禮注引此四平字皆作辯說文引虞書作平艷東作馬本平作萃下同今並不從

以殷仲春 本紀作中春中仲通下同

厥民析鳥獸孳尾 本紀作其民析鳥獸字微釋言厥其也厥其義通後凡厥其乃廼惟維攸適所于於弗不罔無母亡及邦國岳嶽之類不悉錄說文字者言孳乳而浸多戰國策尾生高注卽微生高古今人表尾生晦注卽微生畝莊子尾生一作微生說文尾微也釋文孳音字孳字尾微音義並通

宅南交平秩南訛 本紀作居南交便程南譌索隱本作南爲云爲依字讀王莽傳又作南僞按詩或寢或訛韓詩作譌民之訛言說文引作譌鄭箋訓訛爲僞淮南子歲大旱禾不爲

高誘注爲成也訛譌爲僞義並通音相轉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孔穎達云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本紀作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徐廣云一無土字又云一作桺谷周禮注引分命和仲度西曰桺穀按魏張掖郡有桺谷今文尚書作度西曰桺穀鄭依賈逵所奏定爲昧谷虞翻譏鄭云古桺亞同字而以爲昧今觀周禮注則鄭本固作桺也谷穀音通宅度昧桺音相轉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本紀作敬道日入便程西成納入音義

通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本紀作夜中星虛以正仲秋釋言宵夜也

厥民夷鳥獸毛毼 本紀作其民夷易釋文毼先典反

宅朔方 本紀作居北方釋訓朔北方也

平在朔易 本紀作便在伏物索隱引尸子北方者伏方也

厥民隤 本紀作其民燠文選注引鄭本作與云內也釋文隤於六反燠燠與音義並通

鳥獸毳毛 說文引虞書作鳥獸華髦云華毛盛也又褻字下
引虞書鳥獸褻毛是許氏一人而所見之本已不同如此今
並不從按儀禮既夕記馬不齊髦注今文髦爲毛古今人表
南宮毛作南宮髦毛髦音義並通釋文毳如勇反

帝曰咨汝羲暨和 本紀無此七字

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
熙 本紀作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
皆興律術志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允釐百官衆功皆美釋詁允信也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

與也說文引虞書稭三百有六旬按春秋十有一年有讀爲
又有又音義並通晁說之云古文定作正開元本方誤作定
晁氏之說無確證今不敢據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本紀作堯曰誰可順此事後凡帝曰皆
作堯曰不悉錄釋詁疇誰也說文疇作畺引帝曰畺咨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本紀作嗣子丹朱開明改啓爲開避景
帝諱

監訟可乎 本紀作頑凶不用馬本訟作庸按儒林列傳徐襄
善爲容漢書作頌訟頌庸容音相通

帝曰疇咨若予采 本紀作堯又曰誰可者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本紀作謹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驩謹通按士喪禮注今文旁爲方方旁音義並通釋詁鳩聚也說文僝作倠云具也引虞書曰方鳩僝功又述字下云歛聚也引書旁述倠功今並不從左思魏都賦倠拱木於山林注云具材木其字亦作倠釋文倠仕簡反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本紀作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詩傳滔慢也王尊傳作靖言庸違象龔滔天靜靖恭龔音義並通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
咨有能俾乂 本紀作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
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詩傳咨嗟也岳嶽通下同鄭
本亦作四嶽夏本紀作鴻水餘多同五帝本紀洪鴻通地理
志作襄山懷襄古今字釋言襄駕也注引此釋詁俾使也
乂治也說文引虞書有能俾嬖今不從

僉曰於緜哉 本紀作皆曰緜可釋詁僉皆也

吁咈哉方命圯族 本紀作緜負命毀族不可夏本紀同釋詁
圯毀也傳喜傳作放命圯族朱博傳同說文引虞書方命圯

族釋文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方放音義並通

異哉試可乃已 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乃而義相通夏本紀作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說文引虞書岳曰異哉按列子何以異哉張湛注異古異字釋文異徐云鄭音異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本紀作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夏本紀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釋天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咨四岳 本紀作嗟四嶽

巽朕位 本紀作踐朕位按易順以巽也鄭注巽當作遜魏少

帝紀庾峻云堯欲遜已位魏都賦巽其神器李善注遜與巽同釋文巽音遜馬云讓也巽遜音義並通

岳曰否德 本紀作嶽應曰鄙德魏少帝紀作否德與唐本同釋文否方九反又音鄙釋名鄙否也否鄙音相通正義云否古文不字否不音相轉義並通

曰明明揚側陋 本紀作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釋言陋隲也注引此百官表作揚側陋鄧后紀作揚仄陋魏少帝紀兩作揚仄陋按考工記行山者仄輳故書仄爲側側仄古

今字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本紀作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
民間曰虞舜釋言師衆也按詩何人不矜陸德明云矜古頑
反無妻曰矜鰥矜古今字

帝曰俞子聞如何 本紀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釋言俞然
也

瞽子 本紀作盲者子論語包注瞽盲也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本紀作弟傲能和以孝烝烝
治不至姦釋詁諧和也

帝曰我其試哉 本紀作堯曰吾其試哉馬鄭王本皆無帝曰
二字是可見三家文有脫漏不如史記完善最可證唐正義
本也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帝曰欽哉

本紀作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
汭如婦禮堯善之釋言降下也釋親嬀婦也注引此周禮注
引堯典釐降二女嬀于虞○唐本此下別有舜典篇首增入
二十八字阮孝緒七錄及經典釋文尙書正義並云是齊姚
方興所上梅賾獻孔氏傳所無按伏生及史記及馬鄭王三

家經文本不別爲舜典自不得有此二十八字孟子引二十八載爲堯典此確證也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至晉武帝初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用特猶曰堯典東晉梅賾所獻孔傳舜典本亡佚齊姚方興忽上舜典割堯典慎微以下爲篇又于篇首闕入曰若稽古二十八字梁武帝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雖昏髦何容合之遂不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髦何容合之遂不行用竊以伏生原非誤合此但就孔破姚最爲明了今從之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本紀作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
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
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春秋傳引
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五帝本紀後序舜事云舜入于大麓烈
風雷雨不迷班固燕然山銘亦作納於大麓王莽傳作烈風
雷雨不迷納入敘序于於烈烈音義並通鄭注賓讀爲儼按
鄉飲酒禮注賓古文儼賓儼音義並通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本紀作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釋詁詢謀也乃而義相通鄭本亦作三年按古爾汝之汝但作女汝水名也與女音通而義不通本紀惟此二汝及汝二十有二人作女其餘皆作汝夏本紀則作女漢書引尙書皆作女熹平石經及鄭注凡經中汝字皆作女唐正義本則皆作汝但六書原許假借則借水名之音以別男女之女亦無不可今悉仍之釋文底本或作底非

舜讓于德弗嗣 本紀作舜讓於德不懌徐廣云今文作不怡

釋詁怡懌也史記自序作不台班固典引作于德不台李善
注文選引書亦作舜讓于德不台怡台音義並通王莽傳作
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史記索隱並云古文作不嗣按不
怡不嗣雖皆有證從其多者當以怡爲長又或古音嗣怡通
詩子寧不嗣音韓詩作不詒音此二字當兩存之弗不音相
近義相通

受終于文祖

本紀作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按史

記術書堯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是知論
語堯曰以下二十四字當在此也藝文志言簡二十五字者

脫亦二十五字此恰脫去二十四字一簡耳今不敢擅增姑志於此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自此以下至五載一巡守五帝本紀封禪書郊祀志文並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本紀作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釋詁在察也注引此按璿璣兩字最爲雜出有作璿璣與唐本同者此五帝本紀及郊祀志索隱引鄭注璿璣玉衡渾天儀又引馬注璿美玉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貴天象正義引蔡邕轉璣窺衡及吳步騭兩孫

璣璿是也有作璇璣者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律書作旋璣封禪書作璇璣天文志作旋璣郎顗傳
作璇璣漢安帝詔兩見皆作璇璣後律術志作旋璣又作璇
璣又作旋衡魏羣臣奏引作璇璣魏文帝上書亦作璇璣魏
羣臣奏又作璇璣文選運命論注引馬融作旋璣云可轉旋
是也璿璇璇旋古今字有作旋機者律術志佐助旋機今本
一作璣郎顗傳又作正機平衡郅惲傳作機衡楊賜傳亦作
機衡張衡傳作璇機李固傳亦作璇機此後言機衡者至多
文選運命論注引鄭康成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是也璣

機音同古字或亦相通但以義考之當以作機者爲長張衡傳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論云運情機物鄭氏注轉運者爲機可云確證馬氏可轉旋故曰機以璿爲璣蔡氏轉璣窺衡分明皆合作機字義方可通蓋轉寫誤耳又後漢楊璇字機平三國志金旋字元機皆古本作機字之證今當從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本紀及封禪書郊祀志肆皆作遂下同志亦作望秩紀少下二于字後如此者不悉錄徧紀作辯徐廣云音班按漢光武帝刻石文正作班于羣神鄉飲酒禮注今文辯皆作徧徧辯班音義並通釋

天是禪是禡注引類于上帝王制亦作類乎上帝說文引虞書作𡵓類于上帝又作禡今不從

輯五瑞 本紀郊祀志作揖五瑞師古注揖與輯同馬本亦作揖五瑞云揖歛也封禪書作輯按秦始皇帝本紀搏心揖志亦以輯爲揖

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本紀書志皆作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惟封禪書一作還瑞釋古覲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自此以下至格于藝祖何休公羊傳注引尚書文亦同其小異者錄出之本紀書志守皆作狩

下同釋文守本或作狩何休注引作守守狩通封禪書郊祀志此下皆有岱宗者泰山也六字

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說文引虞書至于岱宗柴云燒柴
爇燎以祭天神鄭本亦作柴柴柴通本紀作遂見東方君長
志作遂見東后釋詁后君也書志此下皆有東后者諸侯也
六字周禮注亦作遂覲東后後律術志章帝詔引書自歲二
月至此文同

協時月正日 本紀書志並作今時月正日後律術志引作叶
時月正日按周禮太史協事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作叶

協叶通後律術志此句下有祖堯舜宗四字今不從

同律度量衡 周禮注引協時月正日二句文同後律術志引作同律度量考在璣衡數句或出緯書今不從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郊祀志五玉作五樂書志二生皆作二牲今並不從本紀贄作爲摯志作爲贄釋文贄本又作摯贄摯古今字

如五器卒乃復 書志無此二句

五月南巡守至如西禮 本紀作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此不用其辭而撮其意也封禪書郊祀

志於每岳之下云南岳衡山也西岳華山也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此略用其辭而兼通其義也皆非異文他皆倣此書志於皆如岱宗之禮下並有中岳嵩高也五字何休注引尚書全同唐本獨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馬本則如西禮作如初禮鄭注亦云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則似馬本爲是但亦無關理體今並不從

歸格于藝祖用特 書志無此二句本紀作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何休注引尚書亦作歸假于禰祖用特馬王皆云藝

禰也按王制亦云歸格于祖禰用特藝禰音相近

五載一巡守 本紀載作歲

敷奏以言 本紀作徧告以言漢成帝詔作傳納目言敷傳古

今字

明試以功 說文試用也引此

封十有二山 本紀無此五字

濬川 本紀作決川

眚災肆赦 本紀作眚哉過赦鄭本同災哉古今字

惟刑之恤哉 本紀作惟刑之靜哉徐廣云今文作惟刑之謚

哉索隱云古文作恤哉刑法志成帝詔引書作惟刑之恤哉
與唐本同按詩假以溢我春秋傳作何以恤我說文作譏以
謚我詩傳溢慎也釋詁恤憂也溢慎謚靜也是恤謚溢音相
近義相通謚靜義相通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
罪而天下咸服 本紀作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
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
東夷四辜而天下咸服罪舉古今字孟子萬章舉此五句與
唐本同但幽洲作幽州禮記注亦作幽州洲古今字萬章

竄作殺說文引虞書作窳云塞也今並不從說文又引虞書
殛鯀于羽山周禮注文同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本紀作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
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孟子引堯典與唐本同但作放勳乃殛
落殛殛通說文引虞書亦作放勳乃殛落魏志同

月正元日 本紀無此四字

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本紀作於是
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梅福傳亦

作辟四門明四目釋言開闢也注引此說文闕作開引此闕
辟闕古今字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 本紀作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釋詁惇厚也任佞也漢書表引作蠻夷帥服率帥通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
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
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本紀作舜謂四岳曰有能奮庸美
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

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準陶舜曰
然往矣後凡帝曰皆作舜曰夏本紀文略同釋詁亮相也采
事也鄭本俞亦作然釋詁茂勉也說文引虞書惟時懋哉作
時惟茂哉懋茂通釋詁暨與也說文引虞書皋咎繇百官表
古今人表契作禹準陶作咎繇皆古今字音並同

棄黎民阻饑 本紀作弃黎民始飢周本紀同徐廣云今文作
祖飢釋詁祖始也馬本作祖飢食貨志亦作祖飢並依今文
孟康云古文作阻詩思文傳作黎民阻飢韋昭注國語引此
句亦作阻飢並依古文阻祖音同此二字當並存之鄭注阻

讀曰俎今不從

播時百穀 鄭注時讀曰蒔今不從

五品不遜 本紀作五品不馴徐廣讀馴爲訓殷本紀作五品
不訓鄧禹傳光武帝詔作五品不訓周舉傳順帝策亦作五
品不訓說文引唐書作五品不遜云遜順也按周禮注亦云
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遜馴訓遜音相近義並通

敬敷五教 百官表敷作敷

寇賊姦宄 本紀宄作軌鄭本亦作軌宄軌通

五流有宅 本紀宅作度宅度音相轉下同鄭注宅讀曰咤懲

刈之器今不從鄭注王制屏之四方引虞書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是鄭已不讀爲咤矣

惟明克允 本紀作維明能信馬本同

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 本紀作誰能馴子

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本紀無此一

十八字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本紀作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

兪曰益哉 本紀作皆曰益可馬鄭王本並作禹曰益哉今不

從此又可見史記之愈於三家本而可以證唐正義本也
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諸
本紀作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
曰往矣汝諸遂以朱虎熊羆爲佐百官表益作葬古今字
僉曰伯夷 本紀作皆曰伯夷可說文引虞書僉曰伯夷

咨伯汝作秩宗 本紀作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周禮注鄭司農
引堯典自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至汝作秩宗並與唐
本同按舜命九官皆各無獨稱伯夷爲伯之理此與鄭眾所
引明脫一夷字史記作嗟伯夷最爲確證今從之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本紀作夙夜惟敬直哉惟靜潔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本紀作伯夷讓夔龍舜

曰然

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自此至八音克諧 本紀及禮樂志文

同本紀作以夔爲典樂教穉子胄穉聲相近禮樂志作女典
樂教胄子說文引虞書作教育子按馬鄭王本皆作胄子鄭
注大司樂亦作胄子許氏何緣爲育子今不從

詩言志歌永言 本紀作詩言意歌長言馬本作謠長言釋詁
永長也禮樂志永作咏下同鄭本作詠

八音克諧 說文引虞書八音克諧

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本紀作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眾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
朕命惟信說文聖疾惡也引虞書龍朕聖讒說殄行

欽哉惟時亮天功 本紀作敬哉惟時相天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本紀作三歲一考功三
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興黜絀古今字

分北三苗 鄭注北猶別也虞翻譏鄭云北古別字又訓北言
北猶別誠可怪按說文火古文別非北字也北可訓爲別非

卽別字鄭義爲長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本紀作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鄭讀舜生三十爲句登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載爲句少十年與史記合且以一載字總承三句文義爲順今當從之 右堯典一篇謹據唐正義本參以論語孟子春秋左傳公羊傳詩傳儀禮周禮禮記國語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爾雅文選及諸古注說文解字經典釋文考歐陽大小夏

侯所傳今文孔氏所傳古文馬鄭王三家所注漆書古文其異文不過如此大約如前所云或字形相近或字音相借或字義相通或所見有別本或轉寫漸訛要爲小異而不失大同耳諸本雖多校其所載義理短長證據衆寡篇次則從伏生今文文字則從唐正義本祖啓嘗考之於史伏生求得者二十九篇本無今文之名因孔安國後得尚書皆古字乃追別伏書爲今文史記旣序伏生傳書卽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下乃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則安國先所習者必是今文安國與伏

生本自一家漢書旣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與史記同是孔氏後雖傳古文而其所依以考之讀之者仍卽伏生之今文二十九篇必無大異也漢書又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今史記所錄此數篇不過參酌二家字句錄其長者而數篇之外仍依今文亦必無大異也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劉向合校今文古文文字異者如不怡弗嗣之類音義通借脫字

者如帝曰我其試哉咨伯夷之類爲數頗少亦必無大異也
後儒林傳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
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
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是東京兩學並盛說者林立
初不聞有字句異同之訟且尚書正義云鄭注尚書亡逸並
與孔異篇數並與夏侯歐陽三家同又云庸生賈馬等惟傳
孔學經文三十三篇仍是析伏生二十八篇爲之者特以字
跡有隸古之異別成一家其實文義必無大異也晉王肅注

仍同馬鄭至東晉梅賾所獻始有五十八篇卽唐正義今所據但晉時馬鄭王三家經文具在梅雖增多二十五篇至三家本經原有者豈容頗異今以史記諸本紀世家所載全篇及陸德明孔穎達所存三家異字異義參校其離合大略可睹是梅本五十八篇中之三十三篇與伏生二十八篇亦必無大異也其後唐明帝命衛包改從俗字又乖古製此則吾前所云古人字少意主乎通今人字多意主乎別錄其別而知其通則古字如彼寫俗字雖如此寫仍是此字究亦無大異也夫以衛包所改實不異于唐初唐初所疏實不異于東

晉東晉雖增不大異于東漢東漢所注不大異于孔壁孔壁雖古不大異于伏生初出之今文蓋自其異者觀之一畫之訛亦可爲異自其同者觀之大體旣得豈害爲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羣聖人之靈實式憑之故曰此經之在天地千年如一日而未嘗有毛髮之損也愚嘗謂尚書家傳經之功伏生創業功第一司馬子長垂統功第二何以言之漢世所謂今文古文中古文者後皆不可得見獨賴子長收錄之於諸本紀世家之中存其大體略爲變通訓詁使後之儒者於唐正義本之外猶有所參互考證於數千百年之下此與

濟南一老均當爲不祧之祖矣嗟乎經之難傳至矣有天下
無有之老博士而始皇不可得而焚有五百歲何敢讓之太
史公而羣言不可得而亂豈非天佑斯文也哉後篇倣此

堯典第一

皋陶謨 史記夏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說
文引作咎繇謨

曰若稽古 夏本紀無此四字吳澄本竟刪去四字今不從
皋陶曰 本紀作皋陶述其謀曰是讀三字爲句鄭本以皋陶
下屬爲句正與史記同吳澄本亦讀三字句絕與下禹曰兪
相應今從之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本紀作信其道德謨明輔和釋詁迪道
也謨謀也弼輔也

禹曰兪 本紀作禹曰然

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本紀作
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眾明高翼近可遠在已後凡僉
皆作然都皆作於不悉錄釋詁都於也茲已此也詩傳邇近
也蜀志先主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惇敦敘序勵厲
皆古今字鄭本亦作近可遠釋文身修絕句

禹拜昌言 本紀作禹拜美言

咸若時 本紀作皆若是釋詁時是也

知人則哲 本紀哲作智下同釋言智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本紀作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釋詁

令善也任壬佞也按堯典而難任人鄧惲傳孔任不行壬任音義並通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本紀無人字

載采采 本紀作始事事釋詁哉始也載哉通

禹曰何臯陶曰 本紀無此六字

愿而恭亂而敬 本紀作愿而共治而敬恭共古字釋詁亂治也亂治古字通

擾而毅 徐廣云擾一作柔玉篇云擾馴也尚書擾而毅如此按春秋傳乃擾畜龍應劭音柔說文擾牛柔謹也據此徐廣

注當云擾一作攪音柔轉寫耳玉篇可爲確証但經典皆作擾字今仍之

簡而廉 禮記注引作簡而辨

剛而塞 本紀作剛而實說文引作剛而寒云寒實也詩箋塞充實也塞塞通

彰厥有常 本紀作章其有常鄭均傳詔引此句亦作章按彰字本但作章後人加彡以別於文章之章今亦仍之

日宣三德至百僚師師 本紀作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曰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

肅謹釋詁夙早也按無逸治民祇懼史記作振懼內則祇見
孺子注或作振祇振古字通谷永傳作俊艾在官又艾古字
通釋文僚本又作寮釋詁寮官也僚寮音義並通

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本紀無此三句說文凝作冰
云俗冰从疑然馬注云凝定也鄭注云凝成也王注云凝猶
定也三家本皆作凝經典亦皆作凝字今仍之

無敎逸欲有邦 本紀作毋敎邪淫奇謀王嘉傳作亡敖佚欲
有國無毋亡逸佚音義並通敖字疑誤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本紀無此二句王嘉傳作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機詩亦有兢兢業業魏志屢作矜矜業業兢兢古字通漢章帝詔作萬機袁紹傳邊讓傳並作萬機宦者傳兩見皆作萬機此後言萬機者至多幾機音義並通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本紀作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
事律術志作天功人其代之工功通馬嚴傳引此二句與唐
本同王符傳引次句亦同

天敘有典至五刑五用哉 自天敘至五章哉八句本紀皆無
惟有天討二句與唐本同此史記踈略也馬本有典作五典
有庸作五庸今並不從王嘉傳引天命二句王符傳引天命

四句皆與唐本同梁統傳作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用庸音義並通應劭傳引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此偶誤耳

政事懋哉懋哉至敬哉有土 本紀無此七句董仲舒傳引書云茂哉茂哉懋茂通古文天明畏二句上下全作明畏馬本上下全作明威周禮注引天聰明四句全同馬本高堂隆傳引此四句則上作明畏下作明威全同唐本畏威音義並通釋文畏徐音威

臯陶曰 本紀無此三字

朕言惠至思曰贊贊襄哉 本紀作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

致可續行臯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釋言底致也予余音
義並通鄭讀思字屬上爲句按下文禹亦言予思曰孜孜分
明屬下鄭義不通今不從○唐本此下別爲益稷按伏生及
史記及馬鄭王三家經文皆但作臯陶謨一篇又蔡邕獨斷
云漢明帝詔有司採尚書臯陶篇制冕旒則臯陶謨之不別
爲益稷明矣今從之

帝曰來禹 本紀作帝舜謂禹曰

予思曰孜孜臯陶曰吁如何 本紀作予思曰孳孳臯陶難禹
曰何謂孳孳孜孜通

洪水滔天至萬邦作乂 本紀作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櫓行
山槩木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猷澮致之
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
定萬國爲治釋詁艱難也遷徙也說文引虞書洪水浩浩又引
乘四載又引濬々距川又作容引容猷澮距川此又所謂許氏
一人而所見本已不同如此也馬本艱食作根食云根生之
食謂百穀按史記明言難得之食豈得如馬氏說今不從懋
遷有無敘傳作茂遷有無詩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

俞師汝昌言 本紀作然此而美也

帝曰俞禹曰 本紀無此五字

安汝止惟幾惟康 本紀作安爾止無惟幾惟康四字按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幾安卽幾
康是太史公所見本原有此四字而夏本紀偶略之耳

其弼直至天其申命用休 本紀作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
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鄭本申亦作重按德字古作惠形
與直相近釋詁丕大也俟待也詩傳申重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本紀但作帝曰吁臣哉臣哉

禹曰兪帝曰 本紀無此五字

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本紀作女輔之無下二句

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 本紀作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周禮注引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與服志作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馬本作作繪鄭本會讀爲繪周禮注引作作繡說文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文選景福殿賦注引鄭會讀爲繪會繪繡音義並通說文又引虞書作皐火黼米又作綵云繡

文如聚細米也釋文云藻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粉蘇徐本作綵馬本綵亦作綵周禮注引作希鄭本綵讀爲希秩也按此等字古或相近或相通要之無關大義徒作紛紛今止從唐本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本紀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索隱云古文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今此作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也裴駰引鄭本作在治習按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名師古注習與忽同

是鄭本正與唐本同其解作秉笏之笏者鄭氏謬耳今從唐
本律術志作七始詠義亦難通今不從律術志出納作出內
納內古今字納入義相通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本紀作子卽辟女佳
拂子女無面諛退而謗子敬四輔臣漢成帝紀引女無面從
二句章帝詔引子違汝弼二句並與唐本同

庶頑讒說至否則威之 本紀作諸眾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
矣按此言與經文不相比附此史記疎略也說文引違以記
之誤作周書云古文撻

帝光天之下至敢不敬應 本紀無此十句春秋傳引夏書賦
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賦音義並通謂之夏書者以
其成於夏史之手也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本紀作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本紀作帝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
是好劉向傳亦引此作舜戒禹之辭按馬鄭王諸本無若丹
朱上都不聞有帝曰二字娶于塗山上都不聞有禹曰二字
獨史記有之其文不順是史記之誤劉向又承其誤也說文
丹朱作丹絃今不從劉向引此傲作敖說文引虞書作畀釋

文亦云字又作𡵓傲敖𡵓古字通

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 本紀無此二句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 本紀作無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釋言罔無也釋詁殄絕也
按予創若時當與下句連文今史記連上句爲文而以禹曰
截斷下句非是說文引虞書堯淫于家今亦不從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子不子惟荒度土功 本紀
作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
按此不合有禹曰二字史記誤也說文引虞書予娶嶠山塗

論通癸甲生啓謂有身耳此略用其辭而兼通其義也不至如俗解之謬釋文子鄭將吏反按樂記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亦爲將吏反列子論禹云唯荒土功子產弗字弗字卽弗子也子字音義並通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本紀作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說文引虞書作卽成五服

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 本紀作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迪朕德時乃功至惟明 本紀作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畢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釋詁祇敬也

夔レ擊鳴球至庶尹允諧 本紀作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
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
百官信諧周禮注引虞書夔曰夏擊鳴球至庶尹允諧並與
唐本同按漢章帝詔來格作來假詩鼓作鞀敵作圉鏞作庸
踰踰說文引虞書作鳥獸踰踰春秋傳簫韶作韶箭孟子韶
作招五帝本紀亦作招周禮作磬皆古今字劉向傳作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文引書簫韶九成鳳
皇來儀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 本紀作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本紀作
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按春秋
傳今子少不颺颺揚古字通

屢省乃成欽哉 本紀無此六字
乃屢載歌曰 本紀作乃更爲歌曰

皋陶謨第二

夏書

禹貢 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所載並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釋文貢或作贛貢贛通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夏本紀作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大戴禮亦作傅土敷傳古字通地理志文與唐本同但刊作朶師古注朶古刊字說文引夏書隨山朶木讀若刊又作朶馬本奠亦作定按周禮司市奠賈注讀爲定職幣注奠定也奠定聲相轉義相通

冀州 馬鄭王本及史記漢書注皆合下旣載爲句周禮注亦引禹貢冀州旣載按下文八州並以州字絕句何獨此州必

贊既載二字致使下句六字不成文理今不從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本紀作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志作覃懷

底績至于衡章鄭讀衡爲橫云漳水橫流按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縮二衡三衡橫通

厥土惟白壤 本紀厥皆作其又紀志多省去惟字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本紀作常衛旣從大陸旣作改恒爲常

避文帝諱

鳥夷皮服 本紀志皆作鳥夷皮服馬鄭王本亦皆作鳥夷鄭云東北之夷搏食鳥獸者尙書正義亦云孔讀鳥爲鳥師古

注漢書旣同鄭解又引一說云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是漢唐人所見尚書本皆作鳥夷也今當從之

夾石碣石入于河 本紀作夾右碣石入于海徐廣云一作入于河按海字誤當從徐廣志亦作入于河右碣石志一作大碣石碣揭音義並通

濟河惟兗州 本紀作濟河惟沈州志作沛河惟兗州鄭本亦作沈州師古云沛本濟水之字史記古本亦作沛河濟沛兗沈並通

淮沮會同

本紀志皆作雍沮會同鄭本亦作雍周禮注引

禹貢亦作雍沮會同釋水水自河出爲澠濟爲澠注於澠引
禹貢於澠不注陸德明音澠初呂反按澠疑卽沮字澠雍沮
澠並通

是降丘宅土 本紀作於是民得下邱居士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紀志皆作草繇木條志草作
屮師古云屮古草字說文引夏書作厥草惟繇草屮繇繇
並通釋文墳扶粉反後同繇音遙

厥賦貞作 鄭云治此州正作不休是讀四字爲句今從之
十有三載乃同 紀志及馬鄭本載皆作年

厥篚織文 志作厥棐師古云棐與篚同後凡篚志皆作棐

浮于濟漂達于河 本紀作浮于濟漂通于河志濟作沛達亦作通說文漂作溼今不從

濰淄其道 本紀作濰淄既道志作惟留其道師古云濰惟淄留古今通用說文引夏書濰淄其道釋文濰本亦作惟又作維

海濱廣斥 本紀作海濱廣潟厥田斥鹵志作汙瀕廣瀉後泗濱同濱瀕通徐廣云潟亦作斥釋地齊有海隅注引此

厥篚縠絲 本紀作會絲縠會通

達于濟 本紀作通于濟志作達于沛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本紀乂作治志藝作藝

大野既豬 本紀凡豬皆作都志凡野皆作埜鄭云南方謂都
爲豬

厥土赤埴墳 鄭本埴作戩云黏土也

草木漸苞 說文引作艸木薪苞釋文亦云本又作薪苞

羽畎夏翟 志翟作狄周禮注亦引禹貢羽畎夏狄翟狄通

淮夷蠙珠暨魚 紀志皆作淮夷蠙珠泉魚說文引宋弘云淮

水中出玼珠夏書作蠙珠釋文索隱顏師古注皆云蠙一作

玳索隱云泉古暨字

浮于淮泗達于河 本紀作通于河說文潒澤水在山陽湖陵
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潒从水苛聲按史記漢書及水經注濟
水篇引禹貢皆作河地理志山陽郡湖陵下禹貢浮于淮泗
通于河水在南亦誤作河水經濟水篇潒水又東過湖陵縣
南東入于泗水按古河水北行無在湖陵南之理地理志湖
陵下河字明是潒字之訛說文潒字下引地理志此文正作
潒水經注泗水下亦引地理志此文正作荷水在南潒荷通
是許慎酈道元所見漢書本猶作潒也今史記漢書並作達

于河者轉寫誤耳當以許鄭所見漢書本爲是今從之

陽鳥攸居

本紀作所居志作攸居釋言攸所也

震澤底定

本紀作震澤致定索隱云震一作振

篠簜旣敷

本紀作竹箭旣布釋文簜或作簞

厥賦下上錯

本紀作賦下上上雜豫州賦錯亦作雜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本紀作瑤琨竹箭志作瑤瓚篠簜

馬本亦作瓚釋文云韋昭音貫今不從師古音昆說又引夏

書瑤琨篠簜琨又作瓚紀志皆無惟木二字

島夷皮服

志作鳥夷本紀作島夷疑誤

厥包橘柚 詩箋引尚書作厥苞橘柚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本紀作均江海通淮泗志亦作均江海
通于淮泗馬本亦作均鄭本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按如此
則鄭本亦作均而讀爲沿與唐本同矣均沿音相通釋文鄭
本作松作松無義當以字形近沿而誤耳

九江孔殷 本紀作九江甚中釋言孔甚也殷中也

沱潛旣道 本紀作沱潛已道後凡潛皆作潛志作沱潛後凡
潛皆作潛又作潛鄭本作潛釋水作沱潛注引沱潛旣道與
唐本同吳志注作沱潛沱沱字並通

雲土夢作父 本紀作雲夢土爲治志亦作雲夢土作父今當
從之雲徐本作云夢一作膏按周禮職方氏正作雲膏字皆
通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紀志毛皆作旄

杔榦栝柏礪砥砮丹 紀志榦皆作幹志礪作厲說文引夏書

杔榦栝柏杔又作標周禮注杔作標攷工記注引禹貢荊州

貢標榦栝柏說文引夏書貢砮丹誤作梁州釋文杔勑倫反

又作標榦本又作幹

惟箇箛楛 徐廣云一作箭足杆此至無義說文引夏書唯箇

輅枯銘字下又引夏書惟箇銘枯馬鄭本皆作銘攷工記注亦作箇輅枯輅銘銘枯並通釋文箇求隕反

三邦底貢厥名 本紀作三國致貢其名馬本同紀志馬注皆以六字爲句鄭本獨以厥名二字屬下句今不從

九江納錫大龜 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釋詁錫賜也按儀禮注賜古文錫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本紀作浮于江沱潛于漢非踰于雒至于南河後凡洛皆作雒釋文本或作潛于漢非榮波旣豬 本紀作榮播旣都志作榮波旣豬與唐本同馬鄭

王本並作榮播古文尚書作榮嶠既都按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榮雒其浸波澆注波讀爲播引禹貢榮播既都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是賈公彥所見尚書本猶作榮播也闕駟則作榮波波播音通並有證據可並存之

導潒澤被孟豬 本紀作道潒澤被明都志作道荷澤被盟豬按潒澤說文作潒水經作潒或作荷史記漢書作荷孟豬今文尚書作孟諸春秋傳爾雅釋地並作孟諸周禮職方氏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又作盟諸孔穎達云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 本紀枲作絲纊作絮說文纊絮也
浮于洛達于河 志作入于河

岷嶓既藝 本紀作汶嶓既藝志亦作藝索隱云汶亦作嶓又
作岐岷汶嶓岐藝藝並通

沱潛既道 本紀作沱潛志作沱潛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鄭本讀和爲桓云地志桓水出蜀郡蜀
山行羌中按酷吏傳桓東少年場如淳云陳留之俗言桓聲
如和故桓表或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敍和樹表是和與桓通
釋文旅如字韋音盧按六國表臚於郊祀旅臚音相通

厥土青黎 本紀作其土青驪黎驪音通

厥貢璆鐵銀鏤 說文引夏書梁州貢鏤

西傾因桓是來 志作西傾因桓是徠

浮于潛逾于沔 志作浮于潛本紀作踰于沔

亂于河 釋水正絕水曰亂注引此

澧水攸同 本紀作澧水所同志作鄧水道同

終南惇物 本紀作敦物鄭本同

至于豬野 本紀作都野志作豬埜鄭本亦作都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本紀作三危既度三苗大序

厥貢惟球琳瑯玕 本紀作貢璆琳瑯玕釋器璆琳玉也陸德明云本或作球字釋地亦作璆琳瑯玕志作球說文引禹貢雖州球琳瑯玕球璆通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紂 本紀作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紂志作昆崙搜作搜西域傳贊亦作西戎卽序

導嶢及岐 本紀作道九山汧及岐志作道汧及岐後凡導皆作道鄭本亦作汧導道嶢汧並通

逾于河 本紀作踰于河

底柱析城 本紀作砥柱

大行恆山 本紀作常山

西傾朱圉鳥鼠 志天水郡冀下作朱圉山

至于陪尾 本紀作負尾索隱云負音陪志作倍尾師古云倍
讀曰陪江夏郡安陸下又作橫尾

岷山之陽 本紀作汶山志作嶠山

至于敷淺原 紀志同志豫章郡歷陵下又作傅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 本紀作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說文引作
溺水云桑欽所說釋文亦云本或作溺

東至于底柱 本紀作砥柱河渠書同志作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 本紀作盟津志同師古注盟讀曰孟河渠書作孟津

至于大伾 本紀作大邳河渠書同志作大伾釋山山再成英一成坯注引至于大坯伾邳坯音義並通釋文伾本或作坯又或作胚

北過降水 志作洚水鄭讀降當如廊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爲之共今不從

蟠豕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本紀漾作瀆滄浪作

蒼浪志隴西郡氏道下禹貢養水所出鄭本作漾說文漾古文作漾漾養通

過三澨至于大別 本紀作入于大別非

岷山導江 本紀作汶山志作嶠山

又東至于澧 紀志並作醴馬鄭王本亦皆作醴

東迤北會于匯 紀志同說文引夏書東迤北會于匯亦同或作會爲匯者非

導沅水東流爲濟 本紀無流字志濟作沛說文同

溢爲滎 本紀作洑爲滎志作軼鄭本亦作洑

東出于陶丘北 說文引夏書東至于陶丘

又東至于荷 紀志皆作荷

又北東入于海 本紀作東北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 志作東會于澧又東至于涇本紀作
又東北至于涇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本紀作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志亦
作奧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 紀志刊皆作棐源皆作原

六府孔修至成賦中邦 本紀孔作甚庶作眾底作致邦作國

鄭本庶亦作眾底亦作致志邦亦作國鄭以成賦句絕今不從

錫土姓 本紀作賜土姓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 本紀五百里上有令天子之國以外七字志納作內下皆同釋文納本又作內音同

三百里納秸服 志秸作夏說文作稽禮器注引禹貢三百里納秸服作韎並通釋文秸本或作稽工八反馬音韎

五百里侯服 本紀此句上有甸服外三字

二百里男邦 本紀作任國志作男國孔穎達云男聲近任

五百里綬服

本紀此句上有侯服外三字

五百里要服

本紀此句上有綬服外三字

二百里蔡

鄭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漢書刊誤云蔡讀如蔡

蔡叔之蔡今且依本字讀之

五百里荒服

本紀此句上有要服外三字

朔南暨聲教

志暨作臬賈捐之傳引朔南暨聲教與唐本同

班固傳注引朔南暨聲教五字爲句通典亦是唐人皆同

此讀惟史記索隱以朔南暨三字爲句今不從

訖于四海 賈捐之傳作迄于四海訖迄通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本紀作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禹貢第三

甘誓 史記夏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
乃召六卿 夏本紀作乃召六卿申之

王曰 本紀作啓曰

有扈氏 地理志右扶風下作鄠陸德明云今京兆鄠縣卽有扈之國也按春秋傳莊子楚辭呂氏春秋史記皆作有扈扈

鄴通

天用勦絕其命 說文引周書天用剝絕其命按周書字誤又
灋字下引夏書天用勦絕馬本勦作巢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本紀恭作共下同宦者傳作龔行魏志
鍾繇詰毛玠引書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亦作共恭共龔並通
御非其馬之正 本紀正作政

不用命戮于社 本紀戮作僂下同

予則孥戮汝 本紀作予則帑僂汝按詩樂爾妻帑朱浮傳贊
魴用降帑注帑虜也是孥與帑通王莽傳禁私奴婢引書作

予則奴戮女師古注戮之以爲奴也漢文帝紀除收帑相坐律令師古注帑讀與奴同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引書亦作予則奴戮女與王莽傳同又引論語箕子爲之奴以證成其義是古本作奴戮無疑奴帑帑雖並通以義言之當以作奴者爲長何以言之啟湯誓師並言奴戮說者以爲並妻子殺之皆由誤會帑字孟子稱文王治岐罪人不帑秦造參夷之誅至漢卽除文帝詔曰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不取三代盛王見必不出文帝下然

則弑戮之必非並妻子殺之明矣說者以爲軍旅尚嚴非常刑可比不知軍正之法罪止于斬身非叛逆何至族誅晉殺顛頡舟之僑楚殺得臣公子側未聞戮及妻孥合狐之役先蔑奔秦晉人且送其孥況于三代盛時必不以軍法而肆參夷之慘也又明矣然孥戮之說自古有之春秋傳士會曰臣死妻子爲戮吳語越王徇于軍曰身斬妻子鬻廉蘭列傳趙括母曰妾得無隨坐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蓋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然止於曰妻子鬻曰隨坐曰罪隸春臺而已非必並殺之而後爲戮也司厲注王莽傳

並作奴戮蓋誅其身而以其妻子爲奴可以謂之奴戮又可
以謂之孥戮正周官所謂罪隸舂槁越王所謂妻子鬻者然
已爲非常刑矣故曰予則奴戮汝重之也奴之一言實有功
於聖經有造於民命未可以其出于王莽而忽之也況又有
周禮注之明文乎今當從之說者又謂上旣云戮于社不應
一戮而有二義此又不然賞有厚薄戮亦有輕重如傳所載
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皆可謂戮于社豈必殺人而後謂之戮
哉鍾繇詰毛玠云古者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予則孥戮
汝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漢律罪人妻子

沒爲奴婢又云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並罪之辜彼鍾繇
欲復肉刑者猶不以戮爲殺是古之解無異義也解經一字
之誤將禍無窮不可以不辨

甘誓第四